



「萬」原來是一隻蠍子！



編撰／陳寬祐

記得讀小學低年級每當「國語課」開始一新課文單元時，老師都會把該課文內的「生字」，在黑板上一筆一畫示範給我們看，然後要求我們依樣畫葫蘆，用鉛筆在「生字簿」每行的頂格內刻劃一遍，然後留下其餘的空格作為放學後的家庭作業。當然，一般來說小孩子都會把這認字、寫字的功課視為苦差事，大概是因為太枯燥無趣吧！

如果在那個時代，能夠有老師在這學習的過程中，帶入某些中文漢字的演變小故事，引起小朋友的好奇和興趣，或許這些「生字」學習就不會變得如此苦澀難以嚙嚙了。可惜那時資訊取得非常不便，我們無緣享受識字的更深一層的樂趣；直到長大閱讀些有關漢字演化之文獻後，才打開了自己的視野，讓想像得以馳騁翱翔，直呼神妙！

閱讀這本《甲骨文的故事》(董作賓、董敏 合著/ISBN 978-986-272-279-4/商周出版)，讓我約略知道一些遠古時代商朝甲骨文字演變的小故事；也讓我能夠跨越三千六百多年的時空，前去認識幾個有趣的甲骨文，以及它們和我們現今書寫的漢字之間的關聯。原來，前人投石在歷史浩

瀚之池所激起的漣漪，經過數千年擴散，至今仍然迴盪不已，深深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，真不可思議！

來看看這個有趣的「萬」字，它是如何走過來的！



我們現在若要形容數量很多、範圍很大或程度很高，常常會用到「萬」字；例如「讀破萬卷書」、「萬里無雲」、「萬萬不可」等。在甲骨文中，「萬」字原來是一隻令人害怕、以劇毒著稱的蠍子象形啊！

但是，為何商人會以蠍子之形來形容「數量很多」的意思呢？

據說有兩種說法，一說是從前商人居住的華北地區，蠍子數量很多，日常生活中隨處可遇見；另一種解讀是，蠍子產卵孵出小蠍子後，牠們會爬上母蠍的背上以獲求保護，等待稍長大後，再離開母蠍身上。由於子蠍的數量眾多，讓人覺得多到難以計數，所以借以形容「萬」之多。

我認為第二種說法比較有說服力，也比較有趣，可以考慮列入小朋友習字的輔助教學材料中。



把萬當作數目字，是透過「本無其字，依聲託事」的「假借」而來的。從西周到戰國的青銅器銘文裡，常看到「萬」作為數字的例子，譬如「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」、「萬年眉壽無疆」等，這些都是說明作器者，希望這個器皿能夠永存不損，或是得到長遠的祝福。

清代段玉裁的《說文解字注》中載文：「𧈧 蟲也，从虫，象形。蟲也，謂蟲名也，段借為十千數名，而十千無正字，遂久段不歸，學者昧其本義矣，唐人十千作万，故廣韻万與萬別。从虫，其蟲四足像獸。象形，與虫部蠶同，象形，蓋萬亦蠶之類也，無販切，十四部。」

大意是說，「萬」是象形文字，本是一隻蟲，此蟲四足像獸，所以從「虫」這個部首；「虫」音ㄉㄨㄛˋ，就是足踐踏地面的意思。在文字使用的過程中，由於「十千」沒有正字，「萬」逐漸被人們假借為「十千」的計數字，但是久借卻不歸還，原來的字義便逐漸被遺忘了；到了唐朝另創「万」字為「十千」之意，取代「萬」字。今日簡體字中的「万」，其實是一極古老的字，本指演奏某一種樂器的樂師，後亦因音近而被假借為「萬」。

「萬」字的古義，其實還在「蠶彳万」這個累增字中留下了痕跡。「蠶」也解作是某一種似蠶狀的蟲子，例如我們熟知的蜻蜓類的幼蟲「水蠶」。蠶有可能是「萬」字被久借不還後，自原來的萬字下加上意符「虫」的結果。《三國志·卷二十九·魏書·方技傳·華佗傳》便有：「彭城夫人夜之廁，蠶螫其手，呻呼無賴。」一語，足以為證。

「萬」字金文與戰國文字或加從「土」；秦代隸書「萬」字上部象蠶子鉗之形，漸訛為「艸」形，為後世楷隸所承。

甲骨文、金文、大篆、小篆等之類的古老文字，其實並不艱澀不可親近，透過文字學專家的解說，一般人如我者，也可以略窺古代文字與文化的豐富之美。所以，在夏日炎炎的午后，不妨找來這類書籍輕鬆閱讀，神遊太虛重返遠古，來一趟充滿想像的漢字尋根之旅。

台灣沒有蠶子，所以我們只能從網路世界中，略窺蠶子的樣子，並印證了「母蠶負子」的生態習性。但是在我們的生活環境中，卻常會看到某些不結網的長腳蜘蛛類，也會把眾多的小孩背負在牠的背上以保護之，而不是任由幼蟲孵化後四處散走。

這不禁讓我遐想，如果商朝人居住的地方常出現這類蜘蛛，而不是蠶子，那麼甲骨文的「萬」字，還會不會是蠶的象形樣子呢？



這是一隻背負眾多小孩的雌蜘蛛，並非所有的蜘蛛都有這種習性，有些種類的小蜘蛛孵化後就四處散佈。



甲骨文

金文

秦簡/大篆

小篆

隸書

草書

楷書

行書